

《伤寒杂病论》之“杂病”或为杂气致病

杨薇¹, 杨华升^{2*}

¹首都医科大学, 中国 北京, 100069; 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中国 北京, 100069。

*** 通讯作者:** 杨华升, 中国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头条 8 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0069。邮箱: yangdoctor2000@qq.com。

Miscellaneous diseases maybe caused by miscellaneous qi in the *Shanghan Zabing Lun*

Wei Yang¹, Hua-Sheng Yang^{2*}

¹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²Beijing You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Corresponding to:** Hua-Sheng Yang, Beijing Youa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No. 8, Youanmen Waixitoutiao Road, Fengtai District, Beijing, 100069, China. E-mail: yangdoctor2000@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17ZX10305501) ; 中医药防治 2019-nCoV 研究项目 (2020YFC841500)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全国中医优秀人才研修项目 [国中医药办人教函 (2017) 24]。

摘要：本文从临床角度对《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内容进行分析，提出“杂病”或为杂气致病即疫病的推测，并加以论证。结合对“杂”字原义的分析，《伤寒杂病论》书名的考证，以及前人对“杂病”内涵的论述，从张仲景所说“邪风”的推导，《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中病因的分类，对阴阳毒的考证及陈修园的注解等多方面证据。提出杂病或为吴又可所说之“杂气”导致的疫病这一观点，并提出仲景“三因”说或为《伤寒杂病论》全书总纲的推测。

关键词：伤寒杂病论；杂病；瘟疫；杂气；阴阳毒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miscellaneous diseases” in the *Shanghan Zabing Lun* from a clinical point of view, suggesting that “miscellaneous diseases” may be caused by “miscellaneous qi.” Other work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d incorporated, such as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miscellaneous,” the *Shanghan Zabing Lun*, the definition of “miscellaneous diseases” by predecessor, the derivation of what Zhang Zhongjing called the “pathogenic wi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seases in the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 On Pulse Syndrome Complex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Disease of Viscera Bowels, Channels and Collaterals,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Yin Yang poison, and Chen Xiuyuan’s remark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 pandemic may be caused by “miscellaneous diseases” or what Wu Youke called “miscellaneous qi” and hypothesizes that Zhang Zhongjing’s doctrine of the “three kinds of pathogenic factors” might be the general outline of the *Shanghan Zabing Lun*.

Key words: *Shanghan Zabing Lun*, Miscellaneous diseases, Pandemic, Miscellaneous qi, Yin Yang poison

利益声明：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引用：杨薇, 杨华升. 《伤寒杂病论》之“杂病”或为杂气致病 [J]. 经典中医研究, 2020,3(3):74-80.

本文编辑：李扬滔, 赵兴。

收稿：2020-02-28, **接收：**2020-05-07, **上线：**2020-06-06。

Competing interests:

The authors declare that there i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Citation:

Wei Yang, Hua-Sheng Yang. Miscellaneous diseases maybe caused by miscellaneous qi in the *Shanghan Zabing Lun*.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2020,3(3):74-80.

Executive Editor: Yang-Tao Li, Xing Zhao.

Submitted: 28 February 2020, **Accepted:** 04 May 2020, **Online:** 06 June 2020.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中医现存最早的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医书，在中医界至今仍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张仲景被后世尊为医圣，《伤寒杂病论》也被尊为方书之祖。自宋代官方整理刊行《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两书以后，张仲景的著作得以广泛流传，而不是再被少部分医家“秘而不传”。自北宋以来的千余年间，《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一直是学中医的必读之书，历来被奉为圭臬，注家也均出自宋代以后，但对于“杂病”二字的字义反而很少有人进行考证。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后，基于临床的需要，笔者广泛查阅古今医籍，发现《金匱要略》中部分杂病内容与疫病的关系极大，考虑所谓“杂病”或许就是“杂气致病”，故大胆提出个人观点，以就正于广大同道。

1. “杂”的字义

讨论杂病的概念，首先需要了解“杂”的字义。“杂”在《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五彩相会，从衣集声”。“杂”的古字写法是由“衣”和“集”两部分组成的，为了字形的美观，将“集”下半部分的“木”字，移到左边“衣”的下边，就是古体的“𦵑”字，“𦵑”已是古体的简化。在古代印染技术尚不发达的时候，要纺织纯色的布需要较高的成本，而贫穷的人则只能穿“杂色衣”，后来佛教为了让出家人摒弃对奢华的追求，要求出家人穿“杂色衣”，这在佛经中有记载。故依照《说文解字》，“五彩相会”是“杂”的本义，“杂”是会意兼形声字。基于“杂”的本义，逐渐演化出多种其他的相关字义，常见的有：①次于、小于或低于主流的；②不正、不纯或低于标准的；③混合。《周礼·考工记》曰“画绘之事，杂五色”，则比较接近于《说文解字》所述的本义。《国语·郑语》所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则有“混合、搀杂”之引申义，与《伤寒杂病论》之“杂”有相通之处。《吕氏春秋》所说“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有聚会、聚集之义。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也是驳杂不纯的本义。对于“杂”的字义，仅作简单举例，本文不作详细考证。

2. 关于《伤寒杂病论》的书名

《伤寒杂病论》这一书名，主要见于两处，一是张仲景的自序，一是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所作《金匱要略方论·序》。张仲景自序曰“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由此自序看，张仲景当时为自己的完整著作明确定名为《伤寒杂病论》。《金匱要略方论·序》中所言：“张仲景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今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匱方论》”。自此，《金匱要略》始有定本。从上述序文看，王洙所得蠹简三卷，既有伤寒，又有杂病，然“伤寒文多节略”，仅保留了杂病以下的内容。虽然近人对于张仲景的自序是否出自张仲景之手有所争议，本文对此不作定论。以北宋孙奇等人的考证来看，起码对于《伤寒杂病论》的书名及“杂病”一词是没有怀疑和争议的，故本文抛开争议，只探讨“杂病”二字对目前研究仲景著作及指导临床的意义。

又有所谓“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又称“白云阁本”、“张绍祖传本”。对于本书的真伪学术界观点不一，本文也不作讨论。另有敦煌本《伤寒杂病论》残卷，系1900年在敦煌发现的由隋唐前后人写录的大批卷子书籍中的医药类著作[1]，现存《伤寒杂病论》残卷有3种，亦可佐证《伤寒杂病论》的书名是确实存在的。

从张仲景完成《伤寒杂病论》到宋代官方修订《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期间历史跨越800余年，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内容，仍然算是文字量比较庞大的一部医书。根据张仲景自序及历代医家的考证，《伤寒杂病论》全书的内容应该是张仲景在继承了前人大量经验及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个人实践整理而成的。因为本书是一部来自实践、总结实践经验并且指导实践的临床用书，书

中照抄古经典的文字不多。历代医家多持“残简”说，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有些内容也确实是残缺不全的。可以推断当初张仲景十六卷的完整著作文字量应该更多，在宋代以前800余年中的辗转传抄是有很困难，更何况这800多年中又有一半时间是处在战乱和割据状态。由于传抄的困难和社会的动荡、当时人均寿命很短，即使能够得到仲景的完璧，恐怕完整传抄也很困难，这应是客观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少数得见原貌的人，最可能的情况是各取所需，传抄其中部分内容，而不同的抄本便由传抄者加了不同的命名，因仲景全卷未得到广泛流传，遂使传世书名较多且不统一。

3. 关于《伤寒卒病论》的提法

刘渡舟等[2]编著的《伤寒挈要》说：“《伤寒论》原名叫《伤寒杂病论》，也有人叫《伤寒卒病论》，考“卒”字乃是“杂”字的误写。据吴崇典等人的考证[3]，“卒病”有三种解释：一是卒通猝，亦见于《灵枢·岁露论》，指突然发生的比较危重的疾病；二是卒有众多的涵义；三是指新得之病，与痼疾相对而言。吴氏阐明了《伤寒杂病论》书名中“杂”的深刻内涵，“卒”不能表明《伤寒杂病论》一书的主旨，《伤寒卒病论》的书名不能成立。另外，在我国推广简化字以前，“卒”与“雜”的写法有明显的差异，两个字混淆是不太可能的，虽然古代民间偶尔也有在书写中求简的情况，但在正规场合是不会出现的。综合以上分析，《伤寒杂病论》的书名乃是对其全书内容最好的诠释。对《伤寒杂病论》书名正确深刻的理解，将引导我们更加深入地钻研《伤寒杂病论》更深层次之“杂”的内涵，以早日探明其实质。

4. 张再良教授对“杂病”的阐述

对于“杂病”二字作以阐发和研究的医家并不多，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仲景以后并未有《伤寒杂病论》全书完整传世的缘故。清代医家莫枚士曾提出“所谓伤寒杂病论者，为伤寒中之杂病说，非为一切杂病说”。关于《伤寒杂病论》之杂病的概念，上海中医药大学张再良教授曾做过系统的分析，他从

杂病与伤寒证治的主次、异同、离合等方面探讨伤寒和杂病的内在联系。提出杂病与伤寒证治本质上是一致的，《金匱》杂病的治疗仍然以伤寒六经证治为基础，《伤寒论》与《金匱要略》只是叙述问题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这和清代医家莫枚士的观点相一致。从《灵枢·杂病》以“杂病”名篇到现在，中医对“杂病”一词的理解非常不一致，含义模糊不清[4]。隋唐以后，“杂病”与“杂证”通用，以此为书名或篇章之名者颇多，如《杂病方论》、《杂证全书》、《杂病正传》、《杂病治例》、《杂证谟》、《杂病源》、《杂病源流犀烛》等[5]。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序言中说“人之有病，或感七情，或染六淫，皮毛肌肉，经络脏腑，受其邪即成病，而病即发于皮毛分肉经络脏腑之间，故曰杂也。杂者，表里易蒙，寒热易混，虚实易淆，阴阳易蔽，纷形错出，似是实非。”这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对杂病的理解，即纷繁复杂之病。

“杂”有多种事物混合、掺杂不一的意思。明清之后随着中医的分科逐渐细化，对于杂病的概念一般是从医家的角度进行分类，完全无一定的标准。例如妇科一般以经带胎产为常见病，其他不常见的就可以归为妇科杂病。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临床分科越来越细，而中医本来又有不太分科的传统。所以在当下，例如一个医生主要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但也少量治疗其他系统疾病，一般会将主攻科室以外的病种笼统称为“杂病”。总之，从古至今，杂病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杂病的概念后来甚至偏向于七情内伤。现代《实用中医内科学》等书，认为内科杂病即指除去外感热病以后的病证[5]。

5. 从疫病角度理解杂病

5.1 邪风或为疠气

在张仲景自序中有一句话“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而在《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也说“客气邪风，中人多死”。由此两处相对来看，仲景所说的“邪风”绝对不是一般的邪风，后世注家在此处大多并未深刻理解，而是随文演绎，或一笔带过。如尤在泾的注解“得其正则和风，

失其正即为邪风。其生物有力，则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而在《金匱玉函经衍义》中对此邪风的注解中，赵以德用“大抵医之独言风，犹儒之专言仁也”，难免牵强附会。当代的注解则更加简单，谓“外至曰客，不正曰邪，客气邪风指能令人致病的不正常气候”[6]。笔者认为，仲景文中之“邪风”既非外风，亦非内风，应解释为“疠气”比较合理。

5.2 仲景“三因”说或为伤寒杂病之总纲

《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曰：“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由于后世包括现行中医教材中把宋代陈无择的三因说作为中医重要的病因学说，反而导致仲景的三因说不被重视，甚至被淡忘。结合临床对仲景的三因说进行分析，“经络受邪入脏腑”正是温病的特点，如叶天士所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不就是对于仲景经文的最好注解吗！而“为外皮肤所中”一句则是对伤寒病机特点的注释，至于“房室金刃虫兽所伤”则与外感无关，是另一大类疾病。仲景作《伤寒杂病论》或全为治疗疫病而作，伤寒原为广义伤寒，既包括狭义伤寒，也包括其他伤寒。《内经》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又《小品方》中说：“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瘟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结合《伤寒论》中有关于“温病”的条文，推断张仲景的三因说当作为不同疾病的病机分析理解为妥。按照现代医学，前两条均为感染性疾病的病因病机，而以“经络受邪入脏腑”为最剧，故先说，这一类类似于后世所说“温病”；“外皮肤所中”类似于狭义伤寒；第三条则是非感染性疾病，不在仲景重点论述之列，故用词最简略。笔者大胆推测：张仲景的三因说不但是杂病的提纲，也是《伤寒杂病论》的总提纲，当初或许应该放在《伤寒杂病论》全卷之首。陈修园《金匱要略浅注》曰：“考后贤陈无择三因方，以六淫邪气所触，病从外来者为外因；五脏情志所感，病

从内生者为内因；饮食房室，跌扑金刃所伤，不从邪气情志所生者为不内外因。而不知仲景以客气邪风为主，故不以外感内伤为内外，而以经络脏腑为内外也。”陈氏注解颇具慧眼。

5.3 陈修园对阴阳毒的解析

《金匱要略》之“阴阳毒”可谓千古疑案，阴阳毒到底是什么病，后世医家众说纷纭。虽然历代医家从病因病机等多种角度阐发，当代也有医家将治疗阴阳毒之升麻鳖甲汤用于治疗红斑狼疮，但对于本条的注解均难以令人信服。尤在泾曰：“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邪在阳者为阳毒，邪在阴者为阴毒也。”后世医家中，明代赵以德在《金匱玉函经衍义》中因本条内容颇难解读，遂从“以方测证，以药测病”的角度去注解，可惜解释并不明晰。陈修园《金匱要略浅注》对阴阳毒的注解可谓别具只眼。陈注曰“仲师所论阴毒阳毒，言天地之疠气，中人之阳气阴气，非阴寒极阳热极之谓也。盖天地灾疠之气，便为毒气……夫阴阳二毒，皆从口鼻而下入咽喉。咽喉者，阴阳之要会也，感非时之疠气，则真气出入之道路，不无妨碍，故二毒俱有咽喉痛之证。要之异气中人，毒流最猛，五经气未遍，尚可速治，若至七日，阴阳经气已周，而作再经，则不可治矣。方用升麻鳖甲汤以解之。升麻，《本经》云‘气味甘平苦，微寒无毒，主解百毒，辟瘟疫邪气，入口皆吐出，中恶腹痛，时气毒疔，诸毒喉痛口疮’云云。君以升麻者，以能排气分，解百毒，能吐能升，俾邪从口鼻入者，仍从口鼻而出……”。

陈修园明言“阴阳二毒，是感非常灾疠之气，从口鼻而下入咽喉，致死甚速”，这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仲景之书。明清以后的医家，大多强行将伤寒与温病对立，多囿于以经解经，甚则认为跳出六经藩篱就是离经叛道。由于《金匱要略》“阴阳毒”一条，文字简略，且用方及加減不易解释，后世注家多是随文演绎。其实，如果跳出伤寒，从温病的角度去理解，则比较好解释。阴阳毒应该是一种致死率极高、进展极快的烈性传染病，以咽喉痛及凝血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即可见到吐脓血的表现，称为“阳毒”，此种情况毒邪尚可随吐脓血而出，病

位在上，尚属表浅；至于出现“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则说明伴有明显的缺氧及感染中毒症状，此种情况称之为“阴毒”。其实“阴毒”与“阳毒”是一种病的两种不同类型，阳毒病位尚浅，用升麻等药清热解毒，并可通过蜀椒等热药促使邪气向外透达。若毒邪深陷内脏之阴毒，邪无外达之出路，反不可用辛温助热之品。本病与猩红热等多种疾病临床表现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考虑应为当时的一种烈性传染病。1894年广州暴发鼠疫，疫情严重，名医易巨荪以升麻鳖甲汤改为散剂治愈鼠疫患者甚多，但也发现鼠疫临床表现与阴阳毒并不相同。经过近两千年的历史，人类的疾病谱不断变化，同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也会不断变异，所以将今天的疾病通过症状到古籍中对号入座是很难的，这也是古人反复提到“古方今病不相能”的根本原因。以上仅以阴阳毒作为一个示例，类似情况在《金匱要略》中并非少见。

6. 杂病与杂气

明末吴又可可在《温疫论》中明确提出了“杂气”说，对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吴又可用了“杂气”、“异气”、“疫气”、“疠气”等多个名词，无非是想说明他对病原体的推测。“杂”说明了复杂性，正如“五彩相会”，无法说明其为赤为白。吴又可所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非风、非寒”其实是要说明杂气的复杂性不但难以用传统的“六淫”去解释，也很难用阴阳五行学说去归类。吴又可还认识到杂气之毒有优劣，也就是致病性有强弱不等，而且不同的杂气会导致不同的疫病，即“一病自有一气”。“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不知六气有限，现下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吴又可认识到了病原体的复杂性，有些很难用六淫解释。其实，以《内经》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体系，也并非全用六淫来解释外感病。阴阳五行，包括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也无非是一种对疾病归类的方法，面对复杂的难以计数的疾病，如果不去进行分类，则真是“茫然不可测”。吴又可可在《温疫论》中提出了“以物治气”的理想，认为理想的治疗方法是针对每一种病原体都能有

其特效药，现代医学也确实是按照这一思路去认识和处理疾病，但直到今天对于很多疾病仍无法找到特效药。吴又可强调了病原体的复杂性和特异性，而忽视了疾病发生也有其规律性。西医在治疗疾病时也是要把病原体和临床的病理反应进行归类，对病原体的分类如细菌、病毒、原虫等，细菌又可以再分为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等，人体的病理反应则分为炎症、变性、坏死、纤维化等，在没有特效药的前提下首先按照疾病分类去应用以往的经验。中医运用三阴三阳和五行等去认识病因病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分类方法，且适用范围较广，这种分类方法自《内经》建立理论体系的构架，后世杰出的医家根据临床遇到的不同情况而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灵活运用。中医和西医都是基于临床的实践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当原有的分类方法不能判别或者基于原有分类方法不能有效指导临床时，就需要继续研究。

基于吴又可杂气说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仲景所谓“杂病”。张仲景创造性的运用《内经》创立的三阴三阳分类法去辨证论治，不但把疾病的临床表现进行分类，而且把治法方药也进行分类，为了弥补六分法的不足，还创造了“合病”、“并病”等相兼的分类法，实现了理法方药在临床的一体化，不但在当时有效地指导了部分疾病的治疗，而且对后世临床具有非常大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但可以指导伤寒的治疗，也可以指导部分内伤病的治疗。后人将张仲景创造的这种分类（或分阶段）治疗法称之为“六经辨证”，其实仲景并未提此命名。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中，完全按照六经辨证用药是疗效欠佳的。后世所谓的“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等都是与仲景六经并行的辨证论治方法，也各有其局限性。即使各种分类方法都用，面临复杂的疾病仍有一部分难以应对。

基于以上分析，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造了“六经辨证”的治疗方法，并将很多古方和自己创造的方剂灵活运用，这是仲景的伟大贡献。但对于无法用此“六经辨证”分类的或者按照这一体系也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则归为“杂病”。从《金匱要略》全书内容来看，对于杂病仍然是尽量去根据其自身规律来分类处理，而并非完全机械地

使用“六经辨证”方法。由此可见，张仲景是一位伟大的临床家，在临床中是实事求是的以疗效为出发点，并非是为创立新说。

所谓“六经辨证”也是后人的提法，并且对于“六经”实质的讨论至今尚无定论。清代医家柯韵伯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俞根初说“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这些提法用诸临床则未必有效，以三阴三阳的分类法去认识和对疾病分类原无不可，但是否能够有效指导临床则不尽然了。而吴又可可作为另外一个极端，试图完全抛开疾病分类去治疗疾病，则也必然是走不通的。《温疫论》中说“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但是由于“无形之杂气为病，不知何物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从《温疫论》的用药情况分析，其实吴又可并未跳出仲景用药的范围。无怪乎吴鞠通对吴又可评价说“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

7. 结语

《内经》创立了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对外感疾病进行认识的方法，但对于某些烈性传染病，也很难用六淫等理论进行圆满的解释，对此则以“毒”来解释，盖“毒”者“厚”也（《说文解字》）。如《素问·刺法论》中的“避其毒气”就是预防传染病的原则，此处很难用风、寒等六淫进行解释，故称之为“毒气”，正如陈修园所言“盖天地灾疠之气，便为毒气”。而纵观《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所谓“毒气”、“大风苛毒”、“邪风”等词，多属“疠气”，不能完全用风寒暑湿燥火加以解释。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发挥了《素问·热论》创立的三阴三阳辨证论治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某些病症很难用外感六淫解释，也很难用六经辨证处理，于是称之为“杂病”。仲景所分类的“杂病”，在今天看来有些属于“疫病”的范畴。对于杂病，仲景另有“脏腑经络先后病”的分类处理方法，因而仲景的“三因说”不可忽视。三因分类法甚至是

在“六经辨证”之上的分类方法，对于“外皮肤所中”的情况，似乎更适用“六经辨证”。对于杂病，仲景尚不完全按照六经论治，而后世部分医家非强调“以六经钤百病”则是明显脱离实际的做法。

宋代官方修订《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对中医学的发展及仲景之学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将《伤寒杂病论》割裂的副作用。南宋以后不但儒家占据学术思想的正统地位，甚且儒家的思想也越来越固化在程朱理学的范围内，而宋以后的医家又多出自儒生，这对中医学的发展或多或少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这从朱丹溪弟子赵以德对《金匱要略》的注解中可以看出以“心性之学”解释医学的苗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后世将张仲景比作孔子，但又对张仲景的思想不能完全阐发，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仍在对中医临床产生不良的影响。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我们不能拘泥于一家之言，应与时俱进。正如古人所言“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通过对“杂病”概念的梳理，或许对我们研究仲景之学并指导临床有一定的益处。不当之处，也请广大同道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 刘世恩, 毛绍芳. 《伤寒杂病论》不同传本考略 [J]. 国医论坛, 2012; 27(1):4-7.
- [2] 刘渡舟, 聂惠民, 傅世恒. 伤寒挈要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3.1.
- [3] 吴崇典, 程瑞琴, 孟庆荣, 等. 《伤寒杂病论》书名辨析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4;20(2):173-174.
- [4] 张再良. 杂病原本出伤寒.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7;(12):32-35.
- [5] 杨文喆, 张再良. 思考杂病的历史沿革 [N]. 上海中医药报, 2018-3-2 (11).
- [6] 温长路. 中医必读百部名著·金匱卷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4.